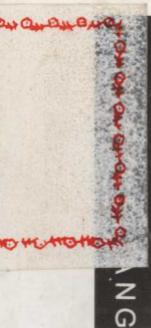




蓝 玛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半个月亮

12月



半个月亮

蓝 玛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个月亮/蓝玛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 1

ISBN 7-5014-2635-X

I . 半… II . 蓝…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701 号

半个月亮

著 者: 蓝 玛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畔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电话: 67633344 转

印 刷: 北京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7 千字

印 张: 13.75 插 页: 2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635-X/I·1086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楔 子

6月29日的邂逅

停车场那头突然闹起来的时候，舒乔正在朝方舟大发胸中恶气。

驮着方舟他“妈咪”的波音747，此刻正划破夏季潮湿的气层，呼啸着钻入蓝天飞向美国。谢天谢地，老太太终于走人了。舒乔从此刻开始，再也用不着戴着假面具没完没了地朝老太太假装儿媳妇了。她也是爸妈捧着长大的，哪受过这个呀！尽管此刻她还不忍心张嘴说：算了方舟，我和你一点都不来电——这话现在说出来杀伤力太大。但她至少可以把脸耷拉下来，朝方舟挥着拳头发一发歇斯底里。

可还没等她喊过瘾，机场外广场的南头就出事情了。先是听见哗啦一声爆响，玻璃破碎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朝这边连滚带爬地疯窜过来。伴着周围人的大呼小叫。

一前一后窜来两个男的。前头那个黑不溜秋一小土鳖，顶多一米六多点儿。而后边那个却太精彩了，好酷的一把大胡子！个子足足比前头那小子高一头。须发飘飘，感觉上像眼下常见的那种搞艺术的家伙。可能是被玻璃划伤了，大胡子左颊上有一道口子在流血，半个脸是红的，看着极恐怖。但他好像没觉得，噌噌抢

半个月亮

上几步，抡起手里的大挎包，咣叽一家伙便把逃跑那小子闷在了水泥地上。

四面八方的人顿时围了上来，兴奋不已。

大胡子从那小土鳖手里夺回自己的钱包，胡乱塞进屁股兜里。随后一摸，才发现自己的脸出血了。他愤愤地给了那小子一脚。想踢第二脚的时候忍了。围观者反倒来了情绪，哇地冲上去胡踢一锅粥。舒乔也尖声叫着踢了一脚，很解渴。有几个机场警察跑过来，上去不由分说地把大胡子拧住了，警棍捅在他的腰上。

舒乔大喊：“嗨，有没有搞错！他是受害者。”完全是下意识。

直到弄明白情况警察才放手，给了小偷儿一警棍，“走！”

舒乔让他滚起来。小偷可能是膝盖摔破了，一拐一拐地站了起来。

“走，还有你！”警察对大胡子说，“去把事儿说清楚。”

“噢，不成不成——我来不及了，”大胡子把一块草纸糊在脸上，用很有磁性的男中音道，“我马上要赶飞机，时间不够了。”

舒乔朝警察喊：“嗨！你们刁难他干吗呀，他是被害者！”

大胡子土灰土灰的脸转过来，朝舒乔笑笑：“看，我有证人。”

“那你跟我们去吧！”警察用警棍指着舒乔，然后笑了。互相嘀咕了几句，“行，那就留个名字吧，我们也好交代。”

大胡子摸了半天才摸出一张揉得稀烂的名片，却不是他自己的。他耸耸肩道：“我叫冯燕生，画院的。”

“冯什么生？”

“冯燕生。”大胡子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票子，生硬地塞在小偷儿的脖领子里，随即朝警察点点头便往机场候机大厅去了。

楔子

走出没几步，他停住脚，然后转回头来很认真地看了舒乔一眼。很怪，舒乔的胸口“忽悠”了一下子，尝到十分少有的一种感觉。她知道，这种感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觉。

方舟那辆小奥拓在远处叭叭地鸣着喇叭，像个犯哮喘病的老太太。舒乔也朝大胡子笑笑，转身跑了。

目 索



楔 子	(1)
1. 凶案	(1)
2. 那一夜的故事	(12)
3. 董事长	(21)
4. 股票与汉王玺	(30)
5. 关于时间	(41)
6. 好望角酒吧	(53)
7. 7月13日上午	(68)
8. 7月14日下午	(79)
9. 杜晓山	(90)
10. 存单	(100)
11. 他们	(112)
12. 又是一条人命	(121)
13. 马蜂窝	(131)
14. 有人敲门	(141)

半个月亮

- | | |
|---------------|-------|
| 15. 爱情旁观者 | (150) |
| 16. 淬 | (161) |
| 17. 致命关注点 | (170) |
| 18. 海洋官之夜 | (177) |
| 19. 爱的形态及其他 | (193) |
| 20. 焦点 | (206) |
| 21. 酷热的一周 | (217) |
| 22. 敲山震虎 | (226) |
| 23. 心如弦 | (237) |
| 24. 凤凰山上 | (246) |
| 25. 潜流 | (259) |
| 26. 穿行于罪恶间的女人 | (274) |
| 27. 血字 | (287) |
| 28. 海南行 | (304) |
| 29. 魂归天涯 | (314) |
| 30. 秋风乍起 | (334) |
| 31. 义绝 | (347) |
| 32. 最后的晚餐 | (361) |
| 33. 情与法 | (373) |
| 34. 最后时刻 | (384) |
| 35. 拔萝卜 | (396) |
| 36. 恶报 | (409) |
| 37. 司徒雷警长 | (422) |

她真漂亮，冯燕生想。简直是戈雅笔下的淑女——现代版的淑女。

很随意的想想，纯男人那种。走到检票口的时候，他差不多便把她忘了。这天是6月29日下午3点一刻。

1. 困 案

支离破碎的噩梦戛然而断，音乐闹钟准时在早晨6点一刻叫了起来。舒乔打了个大哈欠，懒懒地回忆了一会儿刚才那个梦，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梦总是这样。她绷紧身子像猫似的做了个很古怪的动作，随即探手把奏了半截的那支“晨曲”摁断。透过没有拉严实的窗帘缝儿，她仿佛觉得外边有雾。大夏天的竟然有雾，这倒是不多见的事。

又赖了一会儿床，6点半钟她才一骨碌滚下床去洗漱。洗面奶凉凉的滑进手心时，客厅的电话骤然间响了。舒乔估计又是方舟，便没有急于去接。方舟追她追了三年有余了，死缠烂打的精神简直能感动得上帝掉眼泪。可舒乔找不着一点儿感觉，怎么努力也没用。

电话在不屈不挠地响着，舒乔停住手，渐渐觉出些不对头。

不，这不像方舟，方舟顶多让铃声响五下就压了。她迟疑了片刻，随即把手在脸上飞快地抹了两把，奔过去抓起了话筒：“喂。”

果然不是方舟，是一个陌生的男中音：“请问，你是不是叫舒乔？”是那种没表情的大众腔调。

半个月亮

舒乔觉得记忆里没有这么一个人，“对，我是舒乔，你是……”

“市公安局刑警队。”那声音提高了一些，“我姓刘。现在请你
在门口等我们的车，我马上到！噢，对了。你家还有其他成员吗？”

舒乔没有马上答话，她一瞬间完全懵了。24岁的女孩子，几
乎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会和警察打交道。

“喂喂，舒乔，你听见没有！”电话的另一端大声催促着。

“是是……我知道了。”舒乔跌坐进沙发里傻了。电话从她手
里滑落下去，在地板上重重地撞了一下。

不知为啥，一种奇怪的感觉告诉她：出大事了。

警车的到来，使楼下上班的人纷纷驻足。他们看见舒总舒可
风的女儿被请进了警车。警车鸣着警笛飞快地开出了小区。感觉
上很像某些电视剧里的镜头。

真的有雾，舒乔发现。

不知怎的，凌晨时分的那个支离破碎的梦，突然完整地拼合起
来。哦，原来梦见的是老妈！是她从楼梯上摔下去的那个“镜头”。
所不同的是，梦中的妈妈从楼梯上摔下去后疯疯癫癫迷失在丛林
里。而现实中却不是，现实中的妈妈摔下楼后再也没有醒来——
那是去年春天的事。

有人动员爸爸再找一个，爸爸说：不找了，我有一个女儿，足
矣。

“是不是我爸……”舒乔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哆嗦。

“你好像是搞幼教的？”姓刘的警察显然不想接她的话茬儿，但
口吻不那么生硬了，“我去你们幼儿园接过孩子，我们局小苏的孩
子。小名叫亚亚。”

“噢，是吗。”舒乔觉出对方在有意回避她的话，她的心越发狂
跳起来，竟有些想呕吐的感觉，“对不起，对不起……请问咱们这是
去哪儿？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凶 案

车子正在穿越市郊大桥，潮河上游有一条船正在嘶哑地鸣着汽笛。是一条早该退役的破船了。“去雀翎湖。”警察的口吻更温和了。这是挺憨厚的一个人，面相诚实，“舒乔，你爸爸是不是搞工程评估的那个特有名的舒总？”

“对，是。”舒乔的心慢慢悬起来，“我爸，我爸他怎么了？”“噢噢……你别急，你千万别急。先把脸上的东西擦擦好么。”对方依然在躲避她的问话，随即加大了油门儿。

舒乔没有勇气再问下去，她差不多明白了……

舒可风的尸体是雀翎湖养殖场二分场一个姓崔的首先发现的。那个姓崔的一个礼拜前偷着砍了3棵树，今天天不亮的时候起身，打算偷偷把树运回家。结果走到半道上看见了湖边的死人。

刑警队队长司徒雷让他把行走路线指一指，崔某就幅度很大地比划了一圈。“昨天傍黑我就把藏着的树准备好了，就藏在育种基地后边的那片林子里。”姓崔的指着远处的湖对岸让司徒雷看。

雀翎湖边的林子很稠，稠得像原始林而不像人工林，黑苍苍的，长得极好。湖面呈半月形弯曲向北，被稠密的人工林环抱着。湖面很开阔，远处的水泵站只是一个小白点儿。小白点儿的后边，就是养殖场场部。发现死人这个地点被称作“小猪嘴”，与水泵站刚好形成一个对角。此刻，薄雾已经散了，碧蓝碧蓝的湖水被早晨的初阳映得很耀眼。一只蓝白相间的小汽艇划出条半月形的曲线飞速开去，汽艇上的人往这边看，嗷嗷叫着。因为这里有警察和警犬，感觉不一样。

司徒雷啪啪地摁着打火机，点上支烟。他让姓崔的接着往下说。姓崔的瞟了瞟不远处蹲着的那头硕大的警犬，用力地咽了口唾沫。姓崔的说，他的家住在湖西边那个夹角，走到育种基地自然

半个月亮

要经过小猪嘴。当时天尚未明，影影绰绰怪吓人的。他沿着林子的边缘往前走，腰里缠着一盘绳子。

司徒雷摆摆手，“等等，你说你盗伐了3棵树。是不是3棵……对吧。可我不明白你打算怎么把盗伐的3棵树弄回家？3棵树可不是3根灯草，你扛得动么？”

“用船。”崔某指着湖边上，“您看那不是有一条船么？这样的船处处都能找着。把东西运回家，然后再偷偷把船送回原处就成了。”

“这就对了。”司徒雷转身朝忙碌的部下们喊：“刘晓天，派两个人维持一下秩序，让围观的人往后靠。你过来一下！”

跑过来一个猴头猴脑的酱油子，做事很麻利那种。司徒雷把他拉到一边吩咐道：“你去跟养殖场管保卫的那个老马说一下，让他配合咱们暂时看管看管湖边的船。至少今明两天，一条也不能动用。”

“队长，这船可不是一条两条——多他妈大的湖呀！”

“好办还用你么！滚吧，老马有办法——嗨，狗给我留下！”

走回来请崔某继续说。姓崔的就指着湖边的死人，“我走到这儿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湖边上的一包东西，就是那只尼龙编织袋。起先我没在意，埋着头往下走。可是没走多远就站住了，我感到不对头。鼓鼓囊囊的一包东西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吧。我就……我就走了过去……”

说到这儿，姓崔的不说了，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的确，别说朦朦胧胧的天色中突兀一眼看到那场面，就连司徒雷这种久经沙场的老刑警，方才乍一眼看见那情景，都不由得毛发倒竖。

那只尼龙编织袋上，斜愣愣地插出一只白乎乎的手！

现在那包东西已经打开了，死人蜷在尼龙包里，像一只煮熟的粽子。那挤成一团的姿势，活人一辈子也别想做出来。而那只插

1. 凶案

出尼龙袋的手则足以证明，此人被扔进湖里之前无疑是活着的。他是在垂死的状态下奋力捅破了编织袋……

司徒雷揉着腰，朝越来越亮的湖面上看去。雀翎湖确实很美，水清亮得快赶上九寨沟了。听说那些有钱并且会生活的城里人，不时来这儿拿着猎枪转转，晒太阳，做烧烤，甚至在林子里撅着屁股做爱。

“然后你就报案了？”司徒雷扔给崔某一根烟。

崔某点头说是，然后就报案了。他说他吓疯了，跌跌撞撞地跑到护林员莫大爷那儿打电话。打给场部场部没人，这才打了报警电话。

“结果他妈的莫大爷叫人把我绑了。说我偷砍国家林木。”

没错，司徒雷带人马赶来时，姓崔的正被捆在树上野猪似的干嘛。当时他以为崔某就是凶手，莫大爷说崔某是报案的。

见远处唐玲在招手，他说：“呆这儿别动，没我的话你不能走。”

他拍拍崔某的肩膀，刷刷地朝着湖边走过去。崔某哆哆嗦嗦地点上烟狠狠抽一口，呛得咳嗽起来。

死人的身份已经弄清了，因为他身上的东西都还在，证件、通讯录、打火机和烟，还有一串钥匙和少许钱。

舒可风的名字司徒雷好像听到过，建筑业界的一个权威。据说，本市投资两个亿的海天大厦和这个人有关。如今海天大厦已经起到第3层了，舒可风却莫名其妙的死在这儿。是个人都能猜出这案子的水不会浅。地产业，浑身肥肉啊！

“差不多了吧，这尸首午前必须运走。”

女警唐玲起身汇报说：根据尼龙编织袋上的携带物以及沉积的泥土分析，死者应该来自于至少6至8公尺深的水下。根据养殖场提供的图纸分析，从小猪嘴取直线，最符合这个深度的地方应是前方约100公尺处。唐玲向湖的远方指指。

半个月亮

司徒雷问：“死亡时间？”

唐玲道：“法医目检，初步认为死亡时间至少在三天以前。因为水下的温度比地表温度低许多，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死者身上有若干处挫伤但均不致命，因此可以认为，舒可风死于溺水。进一步的死亡结论还要看尸体解剖的结果。”

“肯定不是就近抛进湖里的，对吧？”

“当然不是，谁也没本事把这么大的一活人甩出 100 多公尺。”唐玲是个严谨的人，别看年轻，“显然是用船运到湖心扔下去淹死的。”

“那，势必牵涉到一条船？”司徒雷又看看湖边的那些木船。

“是，绝对——现在你来看看这个。”唐玲领司徒雷去看湖边上的一些杂乱的脚印，“队长你看，这是用一种很老式的拖网拖上来的，地上有三个人的脚印，其中一个是砍树那个人留下的，余下俩人的脚印！我和杜衡的看法一致，是昨夜偷着捕鱼的人干的。”

“活该命不好，网上来一死人。”

小胡和杜衡让司徒雷过去看看，小胡说：“队长，我拿不准这几个脚印，借您老法眼——其中是不是有个瘸子。”

司徒雷看了一会儿，拍拍小胡的后脑勺，“不错，你快出师了。这是一个内撇的瘸子，穿 40 码左右的胶鞋。身高嘛……根据两足不同的深度判断……小杜，你估计一下。”

小杜想想道：“不到一米七，跟我差不多吧。”

“基本如此。你们俩，就着这个分析去打听一下，围观者应该能提供这么一个人。”司徒雷指着远远近近的人。

二人起身去了。司徒雷揉揉两侧的太阳穴，过去和那个把崔某捆起来的莫大爷聊了聊。老护林员长相凶恶，一直大着嗓门在和小周说情况，司徒雷提出的问题小周都问了。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想起一个情况。

1. 凶案

“妈妈的，我就觉着还有个事儿。想起来了，老子印象里有个人，真他娘的猪脑子。中等个儿，比您矮一点儿……对，大约这么高吧……比您胖。让我想想啊……没错，这人脸上有一道疤拉，在这个位置！”

老爷子在腿帮子上比了比。遗憾的是，莫大爷只能想起这些。他说他那时正忙着把养殖场的几个妇女赶走，没太在意这个人。他说养殖场的妇女总是跑林子里东挖西刨的，很不像话。

“我估摸着那家伙是从公路上过来的，狗头狗脑一狗日的。”

司徒雷问：“这是哪天的事儿，您回忆一下。”

老爷子最终没想起来。司徒雷让小周把这个情况记下，这时听到滴滴两声车笛声，扭头看时，老刘带来一个年轻姑娘。像以往一样，他知道惨不忍睹的一幕马上就要出现了。她无疑就是舒可风本子上写的那个“乔乔”。

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出现他想像的那一幕——那姑娘不过来。死也不过来。老刘指着湖边向她作着解释，姑娘却无论怎样也不走了，脸色白得像纸。司徒雷想，不看也罢，泡了那么多天的死人，太恶性刺激了。他向唐玲要来舒可风的那串钥匙，快步向林地边缘走过去。

这时听小胡喊：“队长，打听出来了！有一个瘸子，姓蔡。”

司徒雷抬了抬手，“人证物证统统给我拿来！快去！”

舒乔此刻的大脑完全麻木了。她看着走过来的刑警队长，仅仅觉得这个人的相貌长得有点像某个日本演员。走到近前时，她想起了那个日本演员的名字：高仓健。

其实不少人都觉得他像，只是感到他比人家高仓健略略“肉”一些。

半个月亮

“是舒乔么？”“高仓健”开口了，目光凝在她的脸上，“要知道，辨认死者是家属的必须程序，你应该去看看。”

舒乔什么话也不说，眼睛朝天。司徒雷便也沉默着等。舒乔大张着嘴想哭的样子。司徒雷将那串钥匙伸了过去。舒乔马上领悟了那是什么意思。她摸出自己的房门钥匙，又接过司徒雷手里的一串，选出一枚比了比，一并递过来。两枚钥匙一模一样。

“那就是我爹么？”舒乔最终没让眼泪掉下来，朝湖边上扬了扬下巴。她看不见人，因为人被白布单子盖着。

“他叫舒可风。”司徒雷拐着弯儿回答了她的问话。

舒乔背身伏在警车的侧门上无声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就顺车门跪了下去，开始嚎啕。司徒雷知道行了，哭出来就行了。舒乔哭的时间不久，很快就站了起来。她问了一些大凡家属都问的那些问题。司徒雷作了解释。

舒乔闭闭眼：“您……怎么称呼？”

“司徒雷，市局刑警队的。”

“拜托了！”舒乔垂着头又开始抽泣。

两个人离开警车，向林子方向走了走。由于这两天下过点儿雨，草坡较潮，他们只能站着说话。舒乔向湖边望了一眼，问道：“您能不能先告诉我，我爸是怎么死的？总不会是跳湖自杀的吧。”

“他是被人装在尼龙编织袋里抛进湖里的。”司徒雷直言相告。

舒乔再次闭了闭眼，嘴角抽动了几下，是的，这样的死法确实让人揪心：“就是说，我爸肯定是被人害死的？”

司徒雷想了想，点头道：“嗯，的确如此。”

舒乔咬着嘴唇不言语了。

司徒雷叫来唐玲，然后拿出烟来点上一支，问道：“舒乔，你对你爸爸的工作内容了解么？没别的意思，所以问这个，是因为你爸在他们业界的声望——他好像挺有名的。”

1. 凶案

“他的业务我不太懂。”舒乔认真地看着司徒雷的脸，“我是搞幼教的。”

“盛达集团拿下海天大厦这事儿你应该知道。你爸在这前后有什么异常么？”司徒雷知道这话已经问得很“露”了。

司徒雷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舒可风是搞工程评估的。海天大厦的工程规模几个亿，这样的大型项目，谁的思维绕也绕不过去。在没有和盛达集团接触之前，外围摸摸底是很有必要的。舒乔是死者的女儿，应该知道一些东西。哪怕是感觉也是有用的。

舒乔倒也不回避：“海天大厦中标以后，市府在东山写字楼搞了个办公室。我爸就去那儿上班了。不过他的人事关系还在建设局。你们问的是这个么？”

“你随便说。”司徒雷道，“盛达集团作为施工一方，好像也在东山写字楼搞了个建设指挥部？你爸他们单位人说的。”他指指远处的几个人。

“好像是，你们应该多向他们了解一下。因为我爸在家的时间很有限，我们经常一两个礼拜见不上一面——我爸是个工作狂。”

“这样的情况已经多久了？”唐玲问。

“有半年多了。”

“关于海天大厦的事情他跟你谈么？”唐玲又问。

“谈一些，偶尔。因为我不懂施工。”说到这儿舒乔扭头往湖边看，因为那里推推搡搡地过来好几个人。

司徒雷道：“对不起，你稍等一下，我过去看看。”

“能让我也看看么？”舒乔突然问。

司徒雷想了想：“行，来吧。”

推推搡搡弄来的是姓蔡的那对父子，儿子的左脚果然一瘸一瘸的，走起路来如风摆荷叶。父亲的双手被捆着，儿子没捆。操到